

# 魯巴 生平思想和作品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七五年八月

# 魯迅生平思想和作品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七五年九月

## 目 录

毛主席论鲁迅	(1)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鲁迅 (7)
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	姚文元 (15)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介绍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鲁迅	石一歌 (28)
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石一歌 (48)
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雷 军 (64)
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光辉战斗历程	石一歌 (73)
鲁迅小说中的批孔反儒精神	陈鸣树 (86)
论阿Q形象的意义	李 成 载 梁 (96)
批判孔家店的战斗檄文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分析	(102)

## 扫荡一切“妄言”、“新药”

-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关于中国  
的王道》分析 ..... (110)

## 阶级斗争经验的宝贵总结

- 读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 赖应棠 (115)

## 闪烁着战斗光芒的一部文学史

- 学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体会  
..... 厦门大学中文系写作组 (121)

## 坚持古为今用 正确评价法家

- 学习鲁迅有关法家的论述的体会  
..... 石一歌 (128)

## 学习鲁迅 正确评价法家

- 读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刘泰隆 (138)

## 辨是非，刻画皮

- 《华德焚书异同论》分析 ..... (146)

## “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

- 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罪恶的批判  
..... 石一歌 (150)

## 鲁迅的一张“白卷”

- 二十年代围绕“青年必读书”的一场斗争  
.....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组 (157)

## **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

——读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中山大学中文系 (163)

## **勇猛地同旧习惯势力作斗争**

——读鲁迅的《习惯与改革》札记…**石望江** (169)

## **不许重排“吃人的筵宴”**

——《狂人日记》读后

....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老工人 **张云舞** (173)

## **“祥林嫂”的悲剧决不许重演**

——读《祝福》有感

....上海色织染纱一厂 **吴小丽** (176)

## **学习鲁迅 在反腐蚀斗争中前进**

.....辽宁师范学院 **郑 轩** (179)

## **学习鲁迅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员 **石剑峰** (185)

## **鲁迅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故事**

.....**石一歌** (190)

# 毛主席论魯迅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1页

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0—691页

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5页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8页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

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0页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在我们，文艺……是为人民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7页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2—863页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

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

73—874页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 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

## 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下)》第514页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1页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5—836页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

写么？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现代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4—845页

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学到。半瓶醋是不好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两边都要学好，两边都要有机地结合起来。鲁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译，而在于他的创作。他的创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但是它是中国的。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  
十四日）

#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①

鲁 迅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②，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学③，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④，真是应该羞愧。忽而又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⑤，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⑥毁掉了，今天倾⑦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⑧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碍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⑨，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

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⑩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⑪，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⑫，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⑬，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象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⑭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⑮，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

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sup>⑯</sup>，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欢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sup>⑰</sup>，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此<sup>⑱</sup>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sup>⑲</sup>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 注　　釋

①本篇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从未收集。

②沪宁的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北伐进军，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占领上海，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③此处疑缺一“问”字。

④指四月八日鲁迅应黄埔军官学校的邀请到该校讲演，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后收入《而已集》。

⑤指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朝政府的统治，

同年十二月一日，革命军攻克南京。

⑧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北洋系军阀之一。他原是清朝的军官，辛亥革命时任清王朝的江南提督和钦差江防大臣，在南京负隅顽抗，终于被打败。辛亥革命后，他还留着发辫，表示仍旧忠于清王朝，他部下的兵士也多有辫子，称为辫子军。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张勋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支持下，又攻入南京，为了“犒劳”辫子军，纵兵在城内抢掠三天。

⑦“倾”，疑为“倒”字。

⑧李守常，即李大钊，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被杀害。鲁迅在北京时期，与李大钊有密切的交往。一九三三年五月，鲁迅曾为当时准备出版的《守常全集》写了《题记》，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⑨这个期刊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广州出版的《少年先锋》第八期。《少年先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旬刊，创刊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据现在所知，该刊共出了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鲁迅到广州不久，广东党的组织即派毕磊等人和鲁迅联系，并赠鲁迅《少年先锋》十二本，《鲁迅日记》有记载。

⑩列宁的这段话，见斯大林《论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一文所引。一九七一年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论列宁》一书，这段语的译文是：“**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⑪指鲁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写的《论“费厄

泼赖”应该缓行》一文（见《坟》）。在这篇文章里，鲁迅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周作人（岂明）等为了替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反动统治开脱而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和主张不要再打“落水狗”的谬论，提出对敌斗争必须坚持“痛打落水狗”的战斗原则，同反动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⑫清初的几个皇帝，指顺治、康熙、雍正等，他们对于反抗其统治的人民，用种种残暴手段加以屠杀镇压。如一六四五年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就是著名的事例。

⑬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他原是清王朝掌握军政大权的军机大臣，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军阀的头目。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曾以种种残酷阴谋手段排斥和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如同年三月间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即是一例。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于五月九日无耻地秘密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事情败露，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未能实行。同年十二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自称皇帝，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声讨，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下台，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

⑭研究系，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统治的反动政治团体。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一批反动政客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依附北洋军阀段祺瑞，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被称为研究系。

⑮《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学教授胡适、陈源（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人

所办的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停刊。其主要成员叫做“现代评论派”。他们以“自由主义者”为伪装，充当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走狗和帮凶，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屠杀爱国群众（即“三一八惨案”），该刊公然诬蔑被杀的爱国群众为“暴徒”，为刽子手段祺瑞辩护。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战争顺利开展，《现代评论》改变腔调，企图投机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该刊即转而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革命的喉舌。鲁迅曾对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间所作的杂文（收集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坟》中），大部分是同现代评论派斗争的光辉记录。

⑩大乘（Shāng，圣）和小乘是佛教的两大派别。大乘，梵文Marayama（摩訶衍）的意译，公元一、二世纪时，佛教中流行一些新的经典而发展出来的一派，强调人人都可以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比作发大心者所乘的大车，故名大乘。小乘 梵文Hima—yana（希那衍）的意译，大乘佛教流行后，认为原有的那派佛教是小根器人所乘的教法，被贬称为小乘。小乘佛教只信奉早期佛教的《阿含经》等根本经典，重在自我解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来佛教的精神，自称是佛教的正统。鲁迅后来在《在钟楼上》（见《三闲集》）一文中提到：“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